目錄

序一　徐揚生　001

序二　李　魯　004

前言　致敬香江學人　008

第一部分｜愛．育英才

1　錢　穆：書院內外　031

2　田家炳：中國的希望在教育　043

3　胡鴻烈：樹仁伉儷　047

4　吳家瑋：陽春教授入世記　052

5　楊綱凱：格物致理育全人　064

6　查永茂：八德一智　074

7　馬紹良：未來學校　078

8 **徐揚生**：先生的禮物 089
9 **李子建**：校長是怎樣煉成的 098
10 **杜　衛**：一起的日子 109

第二部分｜情．鍾學術

11 **朱光潛**：藝術人生 119
12 **饒宗頤**：荷花三境 127
13 **王賡武**：詩卷裏的鄉愁 132
14 **金耀基**：一位老書寫人 141
15 **張信剛**：隨想曲 146
16 **鄭培凱**：在紐約看電影 153
17 **容啟亮**：探月問天 158
18 **葉玉如**：與阿爾茲海默賽跑 164
19 **唐本忠**：歡樂追「光」路 174
20 **林順潮**：逆流順潮 184
21 **王維仁**：大樹下的合院 196
22 **任詠華**：任 Style 208
23 **張　翔**：世界學堂揚帆遠航 218
24 **盧煜明**：聖盃 230
25 **張雪婷**：鬼妹講故事 238

第三部分｜志．報家國

26 **邵逸夫**：不倒的逸夫樓 245

27 **金　庸**：俠之大者 252

28 **潘宗光**：感恩這一課 256

29 **田小琳**：十年辛苦不尋常 265

附：請講華語 273

30 **劉遵義**：只為天下憂 277

31 **李焯芬**：大禹傳人 287

32 **廖柏偉**：「薪」繫自由 296

33 **黃玉山**：紅樹林下 307

34 **陳啟宗**：再會建福宮花園 315

35 **秦泗釗**：騏驥奮進新博雅 322

36 **滕錦光**：堅韌如鐵 334

37 **蕭凱恩**：希望之聲 346

後記　追尋美的側影 354

序一

陳恆博士在工作忙碌之餘，熱心為一眾香港傑出學人撰寫傳記故事，經年累月，有了這本《香江學人側影》。他希望藉此慶祝香港回歸祖國三十週年，並紀念他在香港的十年工作經歷，這墨香裏便裹著歲月的分量。這本書記錄了橫跨三個世紀、百餘年間的三十餘位傑出學人的故事，記其治學興業之跡，探其精神風骨之源，將在香港這一中西文化交融的國際大都市留有一筆人文亮色。

自 2014 年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創辦之時起，陳恆博士一路見證這所國際化學府的發展壯大。2022 年冬，他結束香港十年履職，攜一身閱歷與熱忱加盟我校，與學界續結情緣。我為他的辦公室題贈「心恆安住」四字，原是見他秉性篤實，節假日亦常坐在辦公室，直至這本著作書稿呈於案前，方知他於行政案牘之餘，筆耕不輟，為學界賢達專訪特

寫，為時代精神存證，這份勤勉值得一讚！

這本著作所記，多是五湖四海匯聚香港的頂尖學人大師。除本港成長的學人外，他們來自中國內地、歐美、星馬、澳洲等地，用一生所學，在這座城市成就經世致用之業。從朱光潛先生負笈港大奠定學術方向，到錢穆先生創辦新亞書院傳承文脈，他們以一己之微光，照亮香港社會的精神圖譜。這批學人的貢獻，為包容創新、活力四射的國際都市打下人文根基。陳恆博士拾筆記錄學人大師的事蹟，既是對香港歲月的回望，更是對教育初心的堅守。這本書的誕生，並非一朝一夕，而是他於交往之中細心體察，於感動之處真情落筆，於閒暇之餘推敲揣摩的結晶。一段緣分的延續，一種精神的探究，一段香江的情緣，皆凝於字裏行間。

自古至今，凡成大事者，皆有其精神源流。正如書中所錄學人步入科學殿堂時的生動細節，有人因少時打破一支溫度計，迷上化學的奇妙，四十年如一日深耕不輟；有人因母親「讀書才有前程」的囑託，在貧寒中苦讀，終成學界翹楚；有人因對家國的赤誠，放棄海外優渥生活，投身教育及科技報國。盧煜明院士少年時便對 DNA 研究心生嚮往，憑著一股「要加盟劍橋研究 DNA」的執念，終在無創產前診斷領域捧得「聖盃」，他的科研靈感常常在吃即食麵、觀看電影的輕鬆時刻靈光乍現。王賡武教授因鄉愁難寄，以中國歷史研究為終身職志，輾轉多國初心不改。這一念執著，及人生路上的風雲際遇，往往能成為他們叩開學問事業之門的密鑰。

他們的人生道路，有理性的執著求索，更有感性的力量支撐。愛，是奇蹟的源泉，讓他們在風雨中堅守初心；閒逸的直覺，是發現靈感的燈塔，讓他們在迷霧中覓得方向；敢於挑戰的勇氣，是高飛的翅膀，讓他們在未知中攀登新境。學者們的成功，從來不是冰冷的邏輯推演，而是由愛與理性共鳴，共同編織的一個個溫馨故事。他們在各自的領域劈開未知的曠野，創造出前無古人的輝煌業績。他們的故事，既是奮鬥者個人的史詩，也將鑄就時代精神的豐碑。

學人大家的成長，不僅僅在於智商與勤勉，也在於內心的溫度與勇氣。他們從來都不是孤軍奮戰，而是與時代關聯，與社會相互成就和托舉。書中所記邵逸夫、田家炳等傑出實業家貢獻教育的故事，及其令人仰望的卓越貢獻與博大情懷，更加折射出香港這座城市、這個社會的人文魅力與可貴品質。

希望朋友們翻開此書，開卷有益，恰如與諸賢對話，明其志，感其情，悟其道，從而學習效法。從傑出學人、實業家身上汲取精神力量，有助於我們在浮躁世界中堅守初心，在迷茫困頓時振作勇氣，以愛與熱忱，赴一場時代之約，成就一番人生偉業。

徐揚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
中國工程院院士
二〇二六年二月十八日

序二

今天馬年初八，窗外傳來的連綿起伏的爆竹聲告訴我們「開工了」。感覺這個春節長假過得格外短促，緣由是陳恆博士寄來了他的新著《香江學人側影》，令我幾乎整個春節足不出戶，隨著陳博士的文筆神遊了一回香江，拜見了三十多位先賢老友。饒公、邵公、田老、胡大律師等是我崇敬的泰斗，書中的校長、院士幾乎都是我在香港工作期間服務和求教的朋友，所以此書讀來分外親切、不勝感慨！

陳恆博士與我在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教育科技部共事七年（2012–2019）。他不僅是一位工作勤勉務實的公務員，無論是安排香港中小學的內地交流，還是聯絡各專上院校的學術合作，都做得細緻周全且有創意；他還是一位學術型的幹部，在本職工作之中始終保持一顆善於發現的心，接觸香港的學界泰斗、大學校長、院士、科學家們時，除了服務交

流，還經常主動捕捉這些傑出學人的成長故事、光輝事蹟與思想光芒。這本《香江學人側影》就是陳恆博士發現香港、感悟港人的研究記錄，會讓更多香港人知道，身邊有這麼一批桂冠學人是如此地愛國愛港；也讓內地同胞了解，在香港也有無數學高身正的傑出人物，胸懷「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信念與擔當。他們的事蹟令人敬佩，他們的精神值得堅守。

陳恆博士先後在教科部基教處和高教與科技處工作，自然接觸教育最多。香港樹仁大學校監胡鴻烈大律師與我這位小老鄉是「忘年交」，書中介紹胡老與夫人鍾期榮博士以「對香港青年要有個交代」為己任，散盡家產創辦樹仁學院，將一所私立學院打造成知名大學，堪稱華人世界民辦高校的學習楷模。世人知錢穆先生，多因他是國史學泰斗，但他對於香港的更大貢獻，在於他憑藉傳承中華文化的信念，在「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的艱難中創辦了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前身之一），開啟了中國大學以「學生為本」的大學—書院制教育體系。吳家瑋教授因創辦香港科技大學，且僅用二十年便將其打造成世界一流研究型大學而聞名，而更鮮為人知的是，他還是「訪問學者」和「大灣區」這兩個概念的發明人。徐揚生院士是我浙江大學 1977 級同屆校友，我親眼見證他秉持「一腔熱血、百年大學、千載品牌、萬世良心」之精神，創建了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將書院制與全人教育深度融合，為國家培養兼具國際視野與中華情懷的人才。他讓我更深刻地理解了一個海歸學者、院士科

學家的獨特眼光與戰略遠見。田小琳教授三十餘年來勇敢地在香港深耕普通話推廣，以「語言報國」的信念架起內地與香港的溝通橋樑，更是夯實了人心回歸的根基。金耀基、潘宗光、楊綱凱、廖柏偉、黃玉山、張翔、滕錦光、葉玉如、李焯芬、李子建、馬紹良……這一串熟悉的名字，無不胸懷祖國、追求真理，讓教育家精神在香江大地上薪火相傳。

陳恆博士還在教科部綜合處擔任過處長，這個崗位與香港各界的接觸面更廣、機會更多。書中不僅追述了饒公一生的荷源境界，也描述了香港的實業家與各界賢達們開拓進取、實業報國、濟世助人、敢於奉獻的精神。邵逸夫先生一生節儉，衣著數十年不變、三餐不過三菜一湯，卻將上百億元巨額財富悉數投入公益。他捐建的「逸夫樓」遍佈內地 31 個省市區及世界多個地區，他晚年設立的「邵逸夫獎」被譽為「東方諾貝爾獎」。邵公的善舉完美詮釋了「取之於民、回報社會」的家國情懷。田家炳先生一生以「中國的希望在教育」為信念發願捐獻。他賣掉私人別墅，將絕大部分財產捐獻給教育事業。如今，在全國 93 所大學、166 所中學，都有他捐建的書院。這些先賢的感人故事，都深深植根於「獅子山下精神」，讓我們看到香港不僅是富於活力的世界級商業之都、金融之都、航運之都，還是一座充滿人文精神和人間溫暖的禮儀之城。

過往內地朋友們對香港了解較多的是演藝明星，較少了解香港的科學家、教育家以及實業家們的教育與科學貢獻。

陳恆博士的《香江學人側影》恰好填補了這一空白，特別是可以讓青年朋友們了解：真正的偶像不是轉瞬即逝的流量明星，而是那些為國家發展、社會進步默默耕耘的人；真正的成功不在於名利的積累，而在於對理想的堅守、對社會的奉獻。書中的每一位學人，都是青年學習的榜樣——只要心懷理想、腳踏實地，人生就能綻放光華。我相信《香江學人側影》能成為朋友們人生的航標，在新時代賡續獅子山下的科學家、教育家、實業家精神，書寫屬於新時代的香江名句。我也期盼陳恆博士繼續記錄香港傑出學人故事，為 Z 世代留下更多獅子山下的難忘側影。

李魯教授

中央政府駐香港聯絡辦教育科技部原部長

浙江樹人學院校長

二〇二六年二月二十四日

1 書院內外

錢穆先生關於新型書院制的建構及其發揚



錢穆先生於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創始書院）創建的新型書院制，在亞洲獨樹一幟。其融合中西、重視學生全人教育等辦學理念，經後人代代相傳，推陳出新，延續至今。近年來，書院制在內地和港澳地區蓬勃興起，香港中文大學

（深圳）在繼承這一精神的基礎上，將「學生為本」的育人理念與有中國特色的書院制不斷發揚光大。

談及新型書院制的建構，要歸功於錢穆先生對中西方大學教育制度的傳承與創新。錢穆先生是中國近現代傑出的歷史學家、思想家、教育家。他畢生從事教育事業，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在海內外產生巨大影響。1912 年，年僅十七歲的他便任鄉村小學教師。1922 年後在廈門、無錫、蘇州等地任中學教師，1930 至 1949 年歷任北京大學、燕京大學、西南聯合大學、四川大學、雲南大學、齊魯大學、華西大學、江南大學、華僑大學等多所高校的教授。

1949 年，錢穆先生來到香港，與唐君毅、張丕介一同創辦了新亞書院（香港中文大學創始書院），之後擔任校長達 15 年之久。新亞書院是亞洲第一間採用新型書院制辦學模式的大學，旨在上溯宋明書院講學精神，旁採西歐大學導師制度，以人文主義之教育宗旨，溝通東西文化，為人類和平與社會幸福謀前途。這一辦學模式既傳承了中國古代的書院傳統，又融會了西方大學住宿學院的導師制，這是結合中國實際與時代要求對傳統書院制進行的重新建構，也是錢穆先生對中國教育制度做出的重要貢獻。關於新亞書院的辦學探索與實踐都收錄於錢穆先生的著作《新亞遺鐸》中。這一書院制育人模式，如今已成為香港中文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一個品牌、兩個校園」中最顯著的特色。

新亞書院對中國古代書院及西方大學住宿學院的融會與創新，成為現代大學書院制的里程碑

據陳谷嘉、鄧洪波主編的《中國書院制度研究》介紹，書院在唐代指的是修書的場所。袁枚《隨園隨筆》中寫到，「書院之名，起於唐玄宗之時，麗正書院、集賢書院皆建於省外，為修書之地。」宋代以來，書院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獨立的教育機構，其有別於官學的教育系統，成為重要的聚徒講授、研究學問的教育機構，如中國四大書院——應天書院、嶽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嵩陽書院，均是千年聞名至今。楊福家在《博雅教育》一書中介紹，西方書院源起於法國的迪克斯–惠特書院（Dix-Huit，1180 年建書院）及之後的巴黎大學，發展於英國的牛津大學（1249 年建書院）及之後的劍橋大學和杜倫大學；美國哈佛大學（1914 年建書院）、耶魯大學（1918 年建書院）等常春藤聯校也先後建立起了書院制，是對西歐書院制的模仿、繼承與發展。紐曼在《大學之理想》中稱讚這種住宿學院制度：「當一大群敏銳、開放、富有同情心、善於觀察的年輕人聚在一起，就算沒有老師，他們也一定互相學習，他們之間的交談，就是對每個人的講座，他們能學習到新的思想、與己不同的判別和行動的原則。」

錢穆先生創辦新亞書院，倡導求學與做人齊頭並進、融通合一的教育理念，主張融合中西方教育制度，培養具備中華文化素養、了解世界文化、能真正為國家建設所用的人

才。他在 1949 年 10 月新亞書院的開學禮上演講時說：「我們的大學教育是有其歷史傳統的，不能隨便抄襲別人家的制度。中國的傳統教育制度最好莫過於書院制度。」同時強調：「要具備中國文化的知識，同時也要了解世界各種文化。要發揮中國文化，也要溝通東西不同的文化。」新亞書院的書院制模式推陳出新、融合中西，在實踐中不斷完善，逐漸形成了以下幾個鮮明的教育特徵。

實踐全人教育。錢穆先生把育人放在第一位。他說：「新亞書院是一所純粹為教育事業而創設的學校，它絕對沒有任何其他背景，亦絕不作其他任何活動。學校的希望，主要在學生們身上。學校的責任，主要也在學生們身上。」新亞書院的校訓為「誠明」二字，所謂「誠」，則是不虛偽、不欺詐、誠誠實實，照你所明白的直直落落去做。所謂「明」，是要你明白人情，明白事理。「誠明」二字兼顧了為學、做人兩方面。《新亞學規》第一條開宗明義：「求學與做人，貴能齊頭並進，更貴能融通合一。」第二條進而闡明：「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每逢開學及畢業典禮，錢先生都會在訓詞中強調學生要學做人，而且是學做一個中國人。他通過現代的課程體系落實以育人為中心的辦學理念。《新亞學規》第十四條規定：「中國宋代的書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現代的大學教育是課程中心的。我們的書院精神是以各門課程來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來傳授各門課程的。」

推行導師制。新亞書院一方面傳承了中國古代書院的師徒制，另一方面吸納了西方大學的學術導師制，兼顧學生的生活與學業。錢穆先生要求學生們各自認定一位至兩位導師，在生活上與導師密切聯繫，在精神上與導師互相契洽，即以導師之全人格及其生平學問之整個體系，為學生作親切之指導。這一導師制度促成了新亞書院的良好校風：同學師生之間能親密相處如一家庭，這不僅是一種限於日常相處的家庭，更是一個學術氣氛濃厚的家庭。香港中文大學麥繼強教授在新亞書院從事教學研究三十年，他認為新亞書院的特色是保持中國傳統文化，其一便是師徒關係：老師對學生的關顧，是全方位的，這種中國式的師徒關係，是一生持續的。

傳承中華文化。錢穆先生創辦新亞書院的使命所在是傳承中華文化：「本院向來注重中國文化，我們是中國人，將來當然也須為自己的國家社會服務。先能認清自己的目標，將來才能對社會有所貢獻。」《新亞書院五年發展計劃草案節錄》中寫道：「本書院特以發揚中國文化為教育之最高宗旨。既要植根傳統中國文化，又要關心當代社會發展。」儘管新亞書院辦學艱難時期得到來自耶魯大學等機構的資源支持，但錢穆先生申明任何外部的支持都不能干預學校的辦學宗旨。錢穆先生有一次在歡迎雅禮協會（耶魯大學）代表的講詞中講到，西方的宗教團體或社會團體，派人到中國來辦學校，拿錢到中國來支持這類事業，這是我們最習見的中西文化合作方式。很多中國青年在這類學校裏接受了近代西方文化的洗

禮，他們對於中國的貢獻誠然是很大的。他認為，在這一方式下辦起來的學校，是純粹西方式的學校，學生們對中國傳統的固有文化卻很少有認識，有時甚至錯誤地反對自己的文化。這一點對中國近代思想的影響是非常有問題的。新亞書院對中華文化的傳承至今都很重視，黃乃正院士（2002 年至 2010 年 7 月任新亞書院院長）說：「新亞書院不僅培養本校學子，更在社會上發揮弘揚中國文化的作用。」

實施通識教育。錢穆先生心中的新亞教育理想，是一種人文主義的教育理想。新亞倡導的不僅是研求學問，還應當學做有趣的人。人生不是單調的、呆板的，而是活潑有趣的，富有人情味的，學校應開展人格教育和審美教育。為此，錢穆先生把通識教育擺在課程建設的重要地位。他說：「本書院一切課程，主在先重通識，再求專長」。《新亞學規》第十九條規定：「健全的生活應該包括勞作的興趣，與藝術的修養。」他認為，我們的教育宗旨，不僅在於傳授學生某項必備的知識，同時我們更注重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的理想。新亞書院的通識教育將知識教育、人格教育和文化教育同時兼顧，會通合一。

注重培養國際交流能力。錢穆先生十分注重國際交流。他說，中國要現代化，就必須學習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的科學與民主。中國人不能關著門做中國人。中國人必得站在世界的立場上來做一個人。錢穆先生在題為《變動中的進步》一文中指出：「我希望大家在求學期中，努力打好中文與英

文、及其他外文的基礎。凡進入新亞任何一系的同學，必修中文與英文各兩年。一個現代的中國青年，國文要好，外文也要好。即便是通識教育，必須同時兼顧西方的文化接受。」

錢穆先生創辦的新亞書院是中國教育發展史上的一面旗幟，他將中國傳統的教育制度與西方的現代教育制度有機結合起來，並融會了中國與西方的人文主義精神。這一新制度的誕生「起初是艱辛的」，正如新亞書院校歌所寫：「手空空，無一物，路遙遙，無止境。亂離中，流浪裏，餓我體膚勞我精。艱險我奮進，困乏我多情。千斤擔子兩肩挑，趁青春，結隊向前行。」這是新亞書院師生每一個人的心聲。正是錢穆先生率一眾學者在艱險中奮進，在困乏中多情，才有了獨特嶄新的現代大學的書院制。

香港中文大學對書院制的改革發展，使書院制成為大學內部以「學生為本」的育人系統

1963 年 10 月，港英政府將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三所書院合併，建成香港中文大學，中文和中國文化因此在香港獲得明確地位。香港中文大學從此成為亞洲第一間採用書院制的大學。成立之初，香港中文大學採取的是邦聯體制管理模式，三所書院分佈在香港（聯合書院）、九龍（新亞書院）、新界（崇基書院）三個不同的地方。新亞書院肩負

對中華文化傳承及青年學子培養的重擔；崇基書院糅合基督教傳統與西方人文精神；聯合書院則以為香港本地學子提供優質教育為宗旨。大學由書院和大學本部組成，本部的功能在於統籌、協調，以及直接負責學位考試、學位頒授，及研究院、研究所的工作，申請和接受政府資助也屬本部職權。但每所成員書院都是一個獨立法人團體，各自有完整的行政架構和教學功能。

首任校長李卓敏先生強調，香港中文大學不是英國式、中國式或者美國式大學，而要成為一所國際性大學。它是「唯一一所由中國學者自己創辦，並且秉承中國文化和教育理念的大學」。李卓敏校長親自創建並領導中國文化研究所七年之久，為研究生立下格言：「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這一格言可以指學習研究的觀念與方法，亦可以指學習研究的題材，後來上升為香港中文大學的辦學目標，引領著一代代的「中大人」在學術與人生道路上精進。

推動香港中文大學的管理體制跨入新紀元的，主要是《富爾敦報告書》。該報告最重要的貢獻，在於界定了大學與書院的關係。具體而言，該報告書廓清了書院的角色定位——書院應提供以「學生為本」的教學，協助學生在思想、德行和個人方面的全面發展。這包括提供同宿設施、提供關顧和輔導服務、促進緊密的師生交往，以及舉辦培養學生之間情誼的社交和體育活動。這一獨特的制度延續至今，既通過正式的教與學傳遞知識，也鼓勵學生探索自我，兩者

相輔相成，構成了香港中文大學有別於香港其他大學的鮮明特色。1976 年香港立法局通過了《香港中文大學法案》，明確大學負責「學科為本」的教學，書院則負責以「學生為本」的教學。到 1978 年 10 月馬臨教授正式接任第二任大學校長時，大學的改組和重新整合已大體完成。自此，校內分工更為明確：書院除了充實、管理和運用本身基金、資源之外，主要負責學生生活以及導修工作；大學則直接負責全部行政和教學、研究工作，從而建立起一個更集中、更有效率的組織體系。

第五任校長金耀基先生說：大學「學科為本」的教學顯然側重同學知性之發展，書院「學生為本」的教學則更著重於「全人教育」。但書院存在之理由必須體現於它在大學之教育中有「增值」之能量。學生跟書院的關係密切，歸屬感隨年月有增無減，以致畢業多年的校友自我介紹時，還總是先報書院名號，再報學系。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出席新亞書院六十週年活動發表演講時說：「作為新亞人，我們都受過中國文化的薰陶，有知識分子的良知與道德堅持。」

如今，書院制是香港中文大學最鮮明的辦學特色，除原創校時的新亞、崇基、聯合三間書院外，還有逸夫、善衡、晨興、和聲、伍宜孫、敬文，共九間書院，各書院還開設有各自的全人教育學分課程。這一書院制模式不單在香港，更在亞洲各地獨領風騷。近年來，書院制在內地和港澳地區蓬勃興起，復旦大學（2005 年）、西安交通大學（2006 年）、澳

門大學（2010 年）、清華大學（2014 年）等先後成立書院。據初步統計，截止 2017 年 7 月，內地已有 47 所高校共成立 137 間書院。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對書院制的傳承發揚，使其成為自主培養國際化人才的重要依託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於 2014 年 3 月經國家教育部批准，參照中外合作辦學條例而設立。其辦學使命是傳承香港中文大學的國際化辦學理念、優良學術傳統、以及全人教育理念和書院制模式，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使命，以創建一所立足中國、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學為己任，致力於培養具有國際視野、中華傳統和社會擔當的創新型國際化高層次人才。十多年來，創校校長徐揚生院士滿懷一腔熱血，帶領團隊艱苦創業，持續增強大學的辦學實力和創新能力，帶領大學實現了快速高質量發展，被稱之為「踐行『一國兩制』的成功典範」。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書院制是自主培養國際化人才的重要平台，目前已建有逸夫、學勤、思廷、祥波、道揚、厚含、永平及第八書院，共八所書院。每座書院既有中國傳統門廊院落的風格，又兼具嶺南地區半開放式的樓群特色，可容納 1,200 至 2,400 人不等。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書院制在繼承香港中文大學傳統的基礎上，進一步夯實書院的硬件與軟件，更好地服務於全人教育、通識教育及促進國際化。具體而言，這一制度具有以下顯著特徵：

一是書院有完善的組織管理架構。書院內設的董事會、院務委員會、管理委員會以及負責各類活動、獎懲等事務的專職委員會，管理體制、機制完備。

二是書院有健全而活躍的導師網絡。每間書院聘有一名專職院長，每棟宿舍樓有一戶舍監入住，每個樓層有一名導師入住，他們把育人作為第一職責；除了一同在書院入住的院長、舍監、導師以外，書院還建有學術導師網絡。各書院均呈現出中國傳統大家庭式的生活場景，被師生形象地稱為「書院是媽媽，學院是爸爸，學生在雙親家庭裏成長。」

三是各書院功能房設施齊備，如多功能會議廳、研討室、自習室、書畫室、舞蹈排練房、琴房、健身房、茶藝室、靜思齋等等，洗衣房、廚房等生活設施也一應俱全。

四是各書院有一套非形式的全人教育課程，以非形式教育模式提供多元的課外活動和社會服務機會，幫助學生培養多種技能。如定期舉辦各類特色課程及豐富多彩的活動，激發學生創新精神，挖掘學生成長潛力，培養學生領導力和領袖氣質。

五是書院助力學生建立寬廣的人脈及學術網絡。書院打破了學院和專業的界限，安排不同學科和文化背景的學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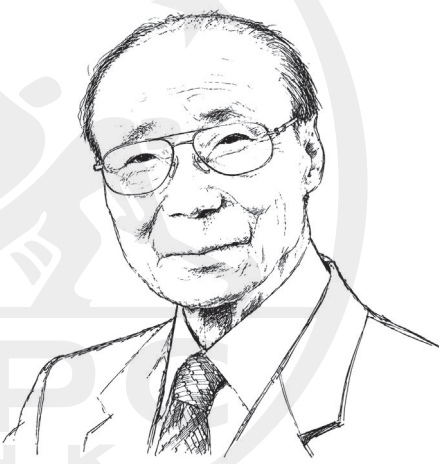
同一個書院乃至同一個宿舍共同學習生活，為學生提供跨學科、跨文化的交流平台和多元的全人教育環境，學生也因此能夠建立國際化的學術及人脈網絡。

實際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整個校園本身就是一間超大型書院，千餘名國際學者與萬餘名師生同在食堂就餐，同在校園社區居住。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根據其發展戰略，將進一步發揚書院制在全人教育中的功能，努力成為我國書院制大學中走在前列、幹在實處的示範者和引領者，把具有中國特色的書院制育人模式發揚光大。

本文發表於《紫荊論壇》雜誌 2023 年 11–12 月號
（略有修改）

26 不倒的逸夫樓

追憶邵公的奢與儉



邵公，乃當代知名愛國人士、實業家、慈善家邵逸夫先生（1907–2014）也。他的一百零七載人間春秋，堪稱神話般的傳奇。邵公作為超級富豪的「奢」，世人或許不足為奇，但一定鮮聞邵公在生活方面的「儉」。去年春節，得閒到鄉

親 Jojo 和京哥夫婦家做客。Jojo 曾在邵公身邊擔任工作助理二十餘年，對邵公的為人處事耳濡目染，生活起居觀察入微。我說，想聽她講講邵公的「奢」與「儉」的故事。Jojo 說，這兩個字抓得特別準，足以傳遞邵公的人格氣質與生活品味。話匣子就此打開了……

邵公的「奢」

邵公的「奢」，並不盡與世上大多超級富豪相似。雖然當年他於事業正隆的時代，出行必乘勞斯萊斯，那是代表公司的象徵；遠遊若與多人同行，會包乘普通客機……

但還得說，只要是他認為對的、值得做的，他定會不惜代價地爭取或付出。多年前邵公初到香港創辦影業，全憑他獨到的眼光與勤奮的精神。與大明星簽約，他會衡量市場競爭，出手不菲，因為他要追求「邵氏出品，必屬佳片」，把要做的作品，做到「頂好」才行。1985 年，邵公捐款給浙江大學建科學館，一千萬港元支票直接給了浙江大學的負責人，不用合同，無需協議……

上世紀 80 年代，邵公深切感到內地教育落後、教學條件及設施較差、民眾文化程度不高，特別是高等教育入學率偏低。若要國家富強，必由教育做起。於是他下定決心捐款興教育，許諾每三年至少要資助一千所學校。他就這樣一步步

持續地做，有統計數據顯示，邵公僅為內地教育事業捐贈就達 48 億港元，各級各類學校捐建項目 6,000 餘個，遍佈 31 省市區。

2014 年 1 月 7 日，邵公逝世時，有網友發悼詞：「你或許不認識邵逸夫，但你的生命中或許會有一座『逸夫樓』」。王石先生在西藏乘滑翔機時，在空中一眼就看到了邵公捐建的小學，這讓他非常震驚。他說：「你會發現無論是大慶還是西藏，都有邵逸夫先生捐的學校，要麼是圖書館，要麼是教學樓，你會發現真正的上一代的成功企業家他們在做什麼。」我每次在全國各地訪問大中學校時，不經意間看見一座座「逸夫樓」，敬佩之情油然而生。邵公築起的是樓與夢，沉澱的是愛與善。他對國家教育、醫療等事業傾注的心血和做出的貢獻難以估量。

邵公與太太邵方逸華女士在內地連續三十年捐助慈善事業，每一個工程進展都親自過問，一絲不苟。2008 年四川汶川地震中，災區中的「逸夫樓」無一垮塌，令人驚歎與敬佩。他還總是第一時間對全國各地的突發災難事故捐贈鉅款。2000 年雲南楚雄地震，2001 年新疆、內蒙古暴風雪，2002 年陝西、湖南暴雨水災，2008 年汶川地震……每次均捐數千萬至上億港元。

2002 年，邵公在太太鼎力支持下，還創立了有「東方諾貝爾獎」之美譽的「邵逸夫獎」，包括天文學獎、生命科學與醫學獎、數學科學獎，每個獎項獎金一百萬美元，後來增

至一百二十萬美元。截至 2025 年，「邵逸夫獎」已頒發了 22 屆。我有幸觀摩邵獎的頒獎禮，場景美輪美奐，讓人難忘。比如，晚宴的每一枱桌子都精心佈置，並根據離中央舞台的遠近距離依次抬高，令每一位嘉賓都擁有與舞台無遮擋的視線。邵太方逸華女士不時串場問候每一位嘉賓，禮儀之細膩，令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2018 年 11 月 12 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人民大會堂會見香港澳門各界慶祝國家改革開放 40 週年訪問團時講話指出，「大家無償捐助內地的教科文衛體和扶貧濟困等公益事業，不只是為了行善積德，而且是基於與內地人民的同胞之情。比如，邵逸夫先生對內地公益捐款超過 100 億港元。」

邵公的「儉」

邵公的「奢」，指的是他對慈善事業極盡慷慨。而他對個人生活的要求卻是出奇的節儉。

Jojo 說，邵公著裝筆挺，但衣服幾十年沒有變，衣櫃裏疊滿了舊衣服也捨不得扔。有人回憶邵公在內地出差察看慈善項目，因天氣涼，早晚都穿夾克，並不是什麼大品牌，兩件夾克洗了很多回，舊了，但很乾淨。

邵公居家用餐只是三菜一湯：青菜、紅燒肉、蒸魚、雞湯，從來不喝酒、不抽煙、不賭博。接待朋友多半是在清水

灣影城的公寓裏。他上酒樓接待賓客時，從來都是光盤離開餐桌，連三個小籠包也會打包帶走，但買單時都會在服務費之外另加 10% 或以上的小費。1988 年，時任浙江省教育廳副廳長的阮忠訓第一次在香港見到邵公。邵公在半島酒店宴請阮一行。阮忠訓親眼看到邵公厚酬服務生小費，但是剩下的飯菜除了湯以外全部打包帶走，讓在座的賓客感觸良多。阮忠訓副廳長還記得，有一次省長交代他兩件事：一是送給邵公一套位於杭州西湖邊的別墅，希望他能經常回老家住住；二是讓他入住著名的西湖國賓館一號樓。他見到邵公後說了這兩件事，邵公直截了當地拒絕了，覺得自己都一把年紀了，在內地捐款，從來沒有要過什麼東西。邵公早年到訪內地，當地安排他住高檔酒店，他去看了後說，房間很好，感謝好意，但太貴了，還是住別的地方吧！

邵公家住在西貢井欄樹的舊式大廈，住了幾十年，只有樓梯，起初只有一層，後來才買進第二層。他每天早上五時起床，晚上九時就寢。後來，邵公發現接近七十歲的身體開始走下坡路了，他認為生命不可以這樣下去，聽取朋友的建議後，他喜愛上了練習氣功。他到台灣拜了一位氣功大師，每週去一次台灣練習氣功，還練到了阿里山上。氣功練習陪同到他生命的最後。邵公喜愛電影，他拍攝的影片達千餘部，他更愛看電影，一生看過電影上萬部。有時一天看電影多達八、九部，到了九十多歲依然堅持。可能是與他常年練習氣功有關，每次看完電影，座位上和手上都是熱乎的。作

為一代娛樂大亨，邵公身邊明星花團錦簇，他卻始終保持無欲無求的淡薄心態，從未有過緋聞。

邵公的勤儉據說源於篤信佛教的母親。邵母逢初一、十五都吃齋，邵公小時候經常隨母親去寺裏吃齋飯，從小養成節儉的習慣。邵公青年時在新加坡與陳嘉庚先生交往甚密。陳先生是新加坡華人領袖，每週六都有一個家宴，邵公當時只是一個年輕人，經常是陳家座上賓，他對此一直心懷感激。他在香港每每講起陳嘉庚先生，總是滔滔不絕。邵公最早的捐款思想就是受到陳嘉庚先生的影響，很早就設立獎學金計劃，資助亞洲的學生攻讀世界著名的大學。

邵公的理性

宋代司馬光在《訓儉示康》中說道：「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然而，邵公卻能在「奢」與「儉」之間遊刃而有餘。

有朋友說，邵公的內心世界有一個強大的理性支撐，他有一個整體非常穩定的操作系統，大到人類災難事件，小到作息時間、關注點，他的取態都是一貫如一的。邵公捐款與別人的捐款有本質的不同，他是很理性、很持續地做，他要把事情做到「頂好」。他由太太幫助管錢，理財的是少年時的夥伴。邵公說，每分錢都要用得對。他認為，「太多的人不

知道怎麼花錢。」他的意大利富豪朋友常在家中等待陽光，然後把錢整箱整箱搬到海邊曬。有些人因為錢導致家庭不和睦，因為分財產鬧上糾紛。邵公家從未出現過這種狀況。

教育部原常務副部長張保慶說：「邵公冰心，早有守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取之於民，回報各界；兼濟天下，財富之託；雪中送炭，只做不說；一心慈善，別無他索。」「一生勤儉，最惡奢侈。」已故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原副社長張浚生曾說，「我只知他深居簡出，縱然家產萬貫，依舊甘居公寓；我只知他性格隨和，縱然功名赫赫，仍然平易近人。」

習近平總書記在邵公辭世時給予崇高讚譽：「邵逸夫先生一生熱愛國家，關心民祉，慷慨捐贈，惠及多方。其愛國之情，其為國之志，人們將銘記在心。」

刊於《紫荊》雜誌 2022 年 1 月號，總第 375 期

JPC HK